



畫業生涯第二春

「你最尊敬那一位畫家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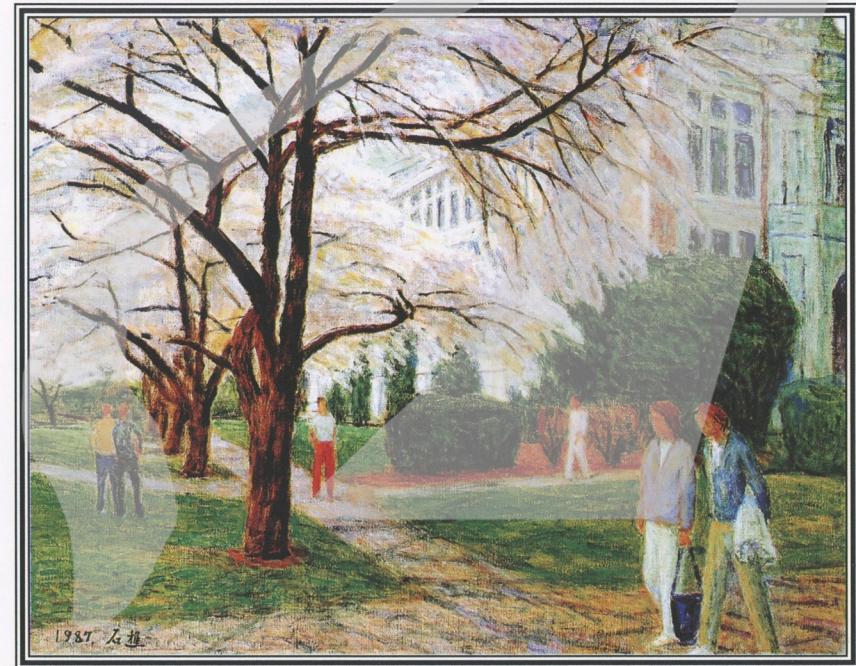
「我自己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因為沒有一個人比我還認真畫。」

晚年的李石樵如此嚴肅答道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畫廊時代的專屬畫家

●台灣畫廊業真正興起，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期，經濟漸趨好轉，都市中產階級形成以後，多位中壯輩畫家開始有了市場，純商業性畫廊遂應運而生。當時台北市有春之、太極、版畫家等畫廊，經常展出席德進、張杰、劉其偉、楊興生、廖修平……等知名畫家的作品。其中位於忠孝東路四段上，如今畫廊林立的阿波羅大廈，一九七九年十月，第一家畫廊「阿波羅畫廊」創立，主持人是科班出身的張金星與劉煥獻二位行家，他們嘗試主打前輩畫家的市場反應，一開始便先推出李石樵。從此李石樵不由自主地捲入繪畫市場，畫價節節攀升。

●一九八一年十月，李石樵畫展在阿波羅畫廊舉行，首開李石樵在私人畫廊個展的先例，隨後八四年的第二次個展、八六年的第三次個展，也都在阿波羅畫廊舉行。畫廊界自己開發了一個新名



5-1 八十高齡的李石樵 1988年

「我已八十歲，隨時可死，但還要盡量活下去，就是為了畫畫。」——李石樵

詞，叫做「專屬畫家」。李石樵在這段期間即隸屬於阿波羅畫廊的專屬畫家，這表示李石樵的作品只在這裡展售，別無分號。直到一九八七年十月，阿波羅畫廊合夥人劉煥獻另創「東之畫廊」，特闢李石樵專室，經常展示李石樵的新作。此一現象顯見李石樵的畫，已成為畫市的搶手貨。

5-1 專屬畫家與經紀制度的不同

專屬畫家是台灣早期畫廊界開發出來的默契制，沒有任何契約，只是畫家同意在所屬畫廊展售，由畫廊負責推動交易。近年來興起的經紀制度，則是模仿外國行之有年的契約制，最普遍的方式是畫廊提供每月生活津貼，俾使畫家無後顧之憂地安心創作，至於畫家如何回饋，就依情況不同而有異了。



5-2 李石樵 櫻花 1986年 油畫 100×80公分

1982 ◆ 李石樵新生南路畫室收回拆除。

1987 ◆ 宣佈解嚴。

●八〇年代以後，李石樵一方面被迫搬離畫室太傷心，一方面也驛馬星動想出國散心，於是經常赴美探望女兒。旅途中的李石樵，可能是藉寄宿所在地之便就近寫生，他沒有跑遠路去看美國的大山大水，倒是經常徜徉在校園中，重溫自己一生作育英才的志業，卻也趁機喚回繪畫生涯的另一個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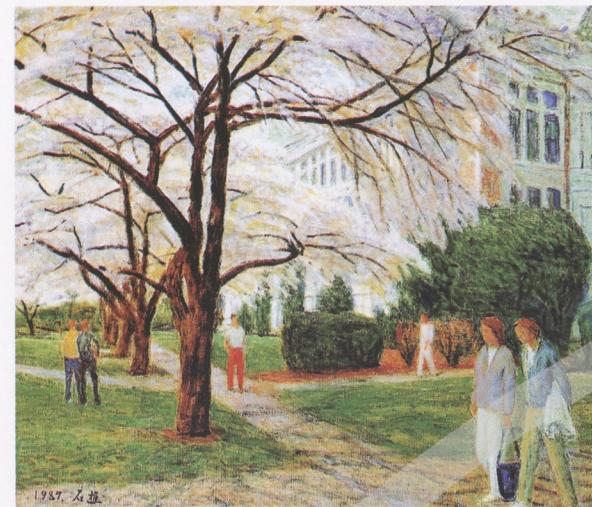
●自從李石樵埋首現代畫實驗以後，長達近三十年的歲月，猶如畫壇的苦行僧，生活中只有創作，少有掌聲。八〇年代中期接受美國大地的滋養，折衷寫實主義手法與現代主義的洗禮，畫布上躍然迸出新綠的校園，開出萬紫千紅的花叢。

●春之訊息帶來一片櫻海。李石樵遠在美國，心是平靜的，欣賞這樣的景緻，畫興油然而起。李石樵大半生都在研究人體，後來研究造形與色彩，也熱衷群像構成，卻很少獨鍾於風景。只有到了八〇年代中期，畫面出現美國校園風

光，人物才逐漸退居為陪襯風景的地位。在這之前，李石樵的繪畫大都以人物為主，風景只是陪襯。

●李石樵年輕時雖旅居日本，卻從不曾畫過櫻花。老來悠遊異國，以氣定神閒的心情觀賞櫻花，真正發揮薄塗手法，抓住清新空氣的透明度，這樣的感覺是長夏濕熱的台灣所沒有的。春景、綠意、紫櫻，誘使李石樵開始畫風景，只是他不能全然忘情於人物，風景畫中一定要點綴人，而且每一個人都像他一樣悠閒。

●一九八八年台北市立美術館「李石樵回顧展」，展出一百四十件生平傑作，此展代表了全國美術界對李石樵的創作生涯，致上最誠摯的敬意。李石樵一生志業的名與利，他曾經完全看淡過，現在的實至名歸，只是扳回了應有的地位和榮譽。



5-3 李石樵 櫻花 1987年 油畫

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油畫常表現得厚重而濃烈，但在李石樵的畫筆下，春天的櫻花卻輕盈如雪。李石樵慣以畫刀先上一層乾乾薄薄的底色（調少許的油），然後以乾筆一層一層上色，最後再上油，使得畫面具有寶石般的光澤。這種俟乾再上色的手法，對綠色的表現最有影響，如果下層沒乾就上綠色，除了黃底之外，絕大多數顏色一混就髒濁了。



5-4 「櫻花」局部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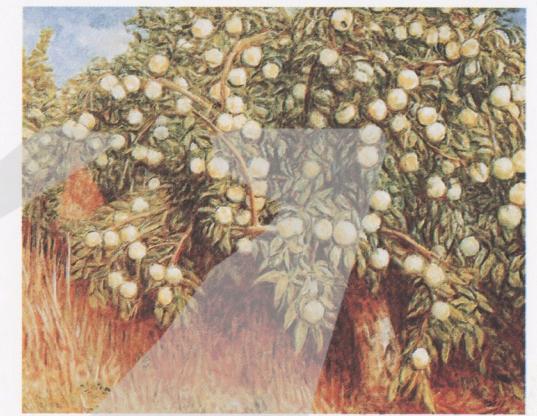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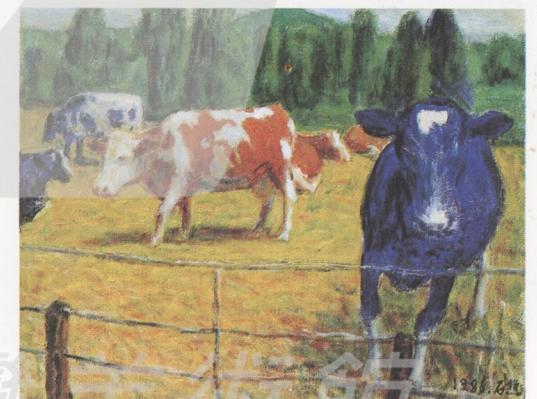
5-5 李石樵 賽馬場 1983年 油畫 80×100公分

1983

石樵



5-7 李石樵 蘋果樹 1984年 油畫 100×80公分



5-8 李石樵 乳牛 1986年 油畫 32×40公分

5-6 李石樵 樂團
1984年 油畫 53×45.5公分



5-9 李石樵 公園野餐 1986年 油畫 60.5×50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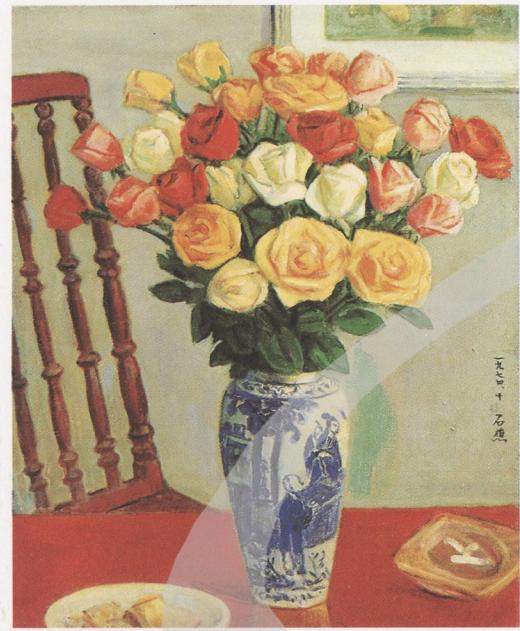


5-10 李石樵 玫瑰花園 1989年 91×72.5公分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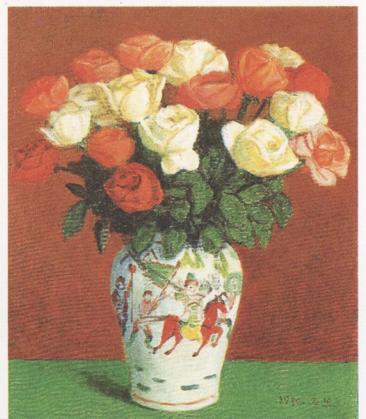
仔細觀察李石樵的玫瑰花，
早期的筆觸明朗有力，
畫面結構較為緊密；
前後將近二十年的變化，
筆下的玫瑰花愈見舒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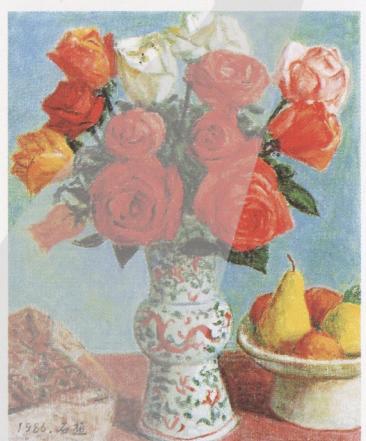
5-11 李石樵 玫瑰花 1974年 油畫 50×61 公分



5-12 李石樵 玫瑰花 1975年油畫 38×45 公分



5-13 李石樵 玫瑰花 1980年
油畫 53×45 公分



5-14 李石樵 玫瑰花 1986年
油畫 38×45 公分



5-15 李石樵 玫瑰花 1991年 油畫
 45×53 公分

「以前在台灣我每天跑步保持健康，在美國，我種種花，運動就夠了。我畫的玫瑰花都是自己種的，畫起來感覺特別不一樣…」——李石樵



5-16 李石樵 玫瑰花 1989年 油畫 50×60 公分

1988

解除報禁。

1992

李石樵美術館成立。

●當然，台灣畫市的興隆，並非由李石樵一人領軍，這純粹是拜金錢遊戲之賜。尤其是股票和房地產在一九八〇年代後半的狂飆，帶動繪畫市場熱潮，李石樵的市場效應也跟著水漲船高。阿波羅大廈的畫廊區，由第一家阿波羅畫廊崛起，至一九九〇年代初，已激增至數十家，可謂盛況空前。不僅是李石樵，幾乎所有老畫家都可見行情暴漲。

●台灣前輩畫家在通過學術定位與畫廊考驗之後，不管是畫家本人或已故畫家的家屬，紛紛有意成立美術館，以資永久紀念。八〇年代末，三峽的李梅樹紀念館已開始蘊釀；位於永和的楊三郎故居，也有了成立美術館的腹案。然而令李石樵最感痛心的是：造就人才數十年的新生南路畫室，最有資格成為紀念館的老建築，卻橫遭拆遷的命運。

●李石樵的學生和朋友，支持李石樵擁有一座美術館的心願，李石樵也自掏腰包，買下了與他極有淵源的阿波羅畫廊

5-2 九〇年代台灣畫市的興衰

台灣繪畫市場最景氣的一段時期，是一九九一年股票、房地產重挫之後，大量游資轉移畫市炒作的怪象。彼時畫價一週數變的漲幅，令人心驚肉跳。但是一年後，股票沒有回升，畫市短線交易的惡果，投資意願突降，資金抽離，繪畫市場頓形蕭條，從此回復正常以迄於今。

樓上一層樓面，成立「李石樵美術館」，於一九九二年七月，生日前二天的週末，風風光光地開館，館藏作品有四百件。這個私人美術館由基金會負責，所有作品皆不屬於家屬，等於是李石樵將一生的畫作捐給了社會，而成為公共財產。

●此時，李石樵已步入老邁衰微，不能再提筆作畫。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，距離他八十五歲生日還差五天，終於闔下了奮鬥一生的雙眼，與世長辭。

●晚年的李石樵，回顧他在畫壇一路奮勇邁進，所持的戰術就是拋開名利，更能專心一志。他曾形容：「看一個畫壇好比看一場萬米賽跑」——當選手起跑



5-17 李石樵美術館開幕典禮
左起為前輩畫家陳進、李石樵、葉火城、館長黃明政。

之後，繞過操場幾圈，大家都搞不清孰先孰後：「這時只要有人偶而趕過另一個人，全場就會為他鼓掌歡呼，其實他可能是最後一名呢！」

●李石樵身在江湖，冷眼看市場炒作，說出這樣一句自負很高的話語，有點期待大家要看我將來，不要看我現在的氣概。因為李石樵累積了最豐富的資歷，也是一生中畫風轉變最多的畫家。現在有誰比他出名？有誰高過他的畫價？希望人們不要為一時的歡呼所迷惑。

●台灣美術運動的起跑點上，一字排開的老畫家們，撇開畫市的比價，應該都互有優點和特色。他們彼此存在，無從



5-18 李石樵美術館展覽空間



5-19 位於台北東區的李石樵美術館

比出高下，但是一位老畫家的自我惕勵，又能避免衝突的修為，的確令人感佩。



5-20 李石樵 閒日 1982年 油畫

這幅李石樵妻子的畫像，
掛在李石樵美術館主廳的正牆上，
閉幕時，李石樵滿懷感激地追述：
「…這也是因那個和別的畫家太太不一樣的周來富，
凡是好的、大的畫，她都不准我賣，
今天才能這麼完整沒散去。」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5-21 李石樵與牽手周來富

「我太太十七歲到我們李家做童養媳，
十八歲和我『送做堆』。我一心一意想要做畫家，
為了生活，她早年還去幫人洗衣服。
患難七十年的夫妻，她臨終時對我說：
『你真偉大。』有這句話，我就夠了。」

——八十四歲的李石樵，談話間，
提及剛謝世的老伴痛哭失聲：

「石樵不偉大，石樵的某才偉大…」

(林承炎攝於新生南路畫室)

